

心灵点击

奶奶的“花椒经”

□张鹏菊

花椒树年年红透山岗，麻香岁岁弥漫心田。奶奶的背影虽已融入故乡的黄土，她留下的花椒树却在我精神的峭壁上蓊郁成林，每一根尖刺都在低语，每一缕辛香都在长鸣：守住清白之根，方得生命之麻香长存——这来自鲁南山野的古老箴言，是我穿行于人生密林永不熄灭的灯！

山东鲁南地区的一个小山坳里，藏着我的童年——被花椒树染透的记忆画面。小村如一枚朴拙印章，深深嵌进丘陵皱褶间。我已离开故乡十年有余，每年再到六七月这个季节，我依然怀着几分思念，想起我的奶奶和她的故事。

奶奶的“花椒经”

每年暑气蒸腾的七月，山野便悄然换了装束——花椒熟了。漫山遍野的绿丛中，缀满了一簇簇珊瑚珠般艳红的果实，在灼人烈日下静默燃烧，空气里浮荡着一种奇异的辛香，仿佛大地呼出的滚烫气息。

花椒树是带刺的君子。那些细密尖刺，不声不响地隐藏在花椒果实旁边，是它无声的警语。奶奶总在晨光熹微时领我上山，带足了水和饭，开始一天的采摘。她布满沟壑的手灵巧地避开尖刺，掐下累累红珠，地上铺着一块剪开的正方形尼龙袋，花椒掉下去，总是发出“吧嗒吧嗒”的声音，像在述说着什么。我初学学练，莽撞的手指常被狠狠刺中，尖锐的痛感瞬间穿透皮肉，指腹沁出血珠，混合着辣椒油，火辣辣地灼烧。每当此时，奶奶并不急于安慰，只是沉静地看着我：“妮子，扎一下，疼在手上，更要记在心里。花椒树为啥长刺？就是要人清醒，麻溜做事，莫要昏头昏脑伸手乱碰。”她粗糙的指尖小心捏出一根扎进我皮肉的小刺，动作轻柔如拂尘。那辛辣的麻意从伤口直钻心底，像一道永不消散的闪电。几天下来，右手拇指和食指指尖，都被扎得干疮

百孔，我戏称它为“小马蜂窝”。

采摘季节，山峦如同巨大的蒸笼。汗水小溪般顺着鬓角、脊背流淌，浸透粗布衣衫，紧紧贴在皮肤上，每一次抬手都沉重黏腻。额上的汗珠滚落，有时便滑进眼角，辛辣刺激；有时混着椒末沾到唇边，一股浓烈奇异的麻意立刻在舌尖炸开，直冲脑门，疲惫混沌的神经被猛地激醒——那是花椒树以它独特的方式在酷暑中逼迫我们保持警醒。奶奶汗湿的脸在烈日下闪着光，话语却清晰如钟：“妮子，你看这日头底下摘椒，汗流进眼里嘴里，又咸又麻，难受不？可这麻劲儿，就是老天爷给的醒神汤！人呐，心里头也得常有这股麻溜溜的劲顶着，才不敢犯糊涂，不敢伸手拿不该拿的东西。”骄阳似火，她朴素的话语却像花椒的辛香，穿透溽热，沉沉烙进我年少血脉之中。

奶奶的“花椒经”，深植于土地与劳作的智慧。她常说花椒树“不挑地”，贫瘠山岩地亦能扎根，却“最怕污了根本”。她侍弄花椒如养育儿女：施肥宁少毋滥，尤其忌讳施以污秽物，说那会“坏了椒性”，令其失去本真的麻香与红艳。这朴素的农谚，何尝不是最直白的清廉箴言？洁净的根系，方能孕育纯粹的果实。奶奶虽未明言“清廉”二字，可这花椒树从栽种到采收、曝晒的整个生命历程，早已将“立身唯洁”的训诫，以最原始的方式，通过烈日下的汗水与指尖的刺痛，一遍遍刻入我的骨血。

工作的“从业经”

如今，我远离家乡，从事金融工作后，窗外是城市的钢铁森林，每当身陷诱惑的迷雾，鲁南山间那花椒树独特的辛香便幽幽浮上心头。金融工作，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“采摘”？信贷审批、财务核算、风险控制、办公采买……每一项职责都暗藏“尖刺”——那些或明或暗的请托，那些包装精美的“人情”，那些微小却足以腐蚀根基的“便利”。它们如同花椒树上隐蔽的利刺，稍有不慎，便会被深深扎伤。

还记得几年前，我作为领队到一地开展检查工作，在离开酒店办理手续时，酒店前台问了句，“就按照实际房款开吗？我们可以多开一些的”，我坚定地回答，“按照实际的开”。每当此时，指尖残留的刺痛幻影便骤然苏醒，唇舌间仿佛再次尝到汗水混合椒油的辛麻滋味——那是刻骨的警醒。

工作十年时间，我从事过前台柜员岗、人力资源岗、信贷综合岗、财务审查岗，岗位几经变化，但是一直不变的是心中的信念——“心里头得常有这股麻溜溜的劲顶着，才不敢犯糊涂”。财务人员是资金流动的“守门人”，掌握着费用报销、资金支付的审核权。每一笔发票的真实性、每一份报销的合规性、每一项支出的必要性，都需以如履薄冰的审慎态度予以核实。工作中，我经常挂在嘴边的就是“一心为公”，要坚决杜绝“人情审批”，严防虚报冒领、套取资金、私设“小金库”等行为。唯有如此，才能确保宝贵的支农资金不被蚕食，真正流向田间地头，在严谨

细致的把关中体现“清正立行”的担当。

岗位的“廉洁经”

回望历史长河，那些因清廉而熠熠生辉的身影，如明镜般映照着今人。东汉“悬鱼太守”羊续，面对下属送来的鲜鱼，将其高悬于庭，成为无声而最有力的警示；“前鱼尚在，后鱼何益？”这“悬鱼”的智慧，正是对我们基层岗位的深刻启示。办公室人员掌管着办公用品采购、车辆调度、接待管理等资源，如同条条“鲜鱼”，稍有不慎便易滋生微腐败。唯有以“悬鱼”的决绝态度守护，严格执行采购招标、定点维修、接待标准等制度，杜绝化公为私、优亲厚友、超标准接待，确保每一分行政资源都用于服务“三农”中心工作，方能在细微处践行“清廉支农”的承诺。

清代“天下第一廉吏”于成龙，“半鸭待客”的清苦，为贷款审批岗位划出了公私分明的凛然红线。信贷审批权是政策性银行的核心权力，也是廉洁风险的高发区。于成龙的“半鸭”所代表的，是对手中权力一丝一毫的敬畏与珍重。要时刻牢记“权力姓公不姓私”，严格遵守贷款制度，贷前调查必须双脚沾泥、实事求是，杜绝“拍脑袋”决策；贷中审查必须独立审慎、唯实唯公，坚决抵制“打招呼”“递条子”；贷后管理必须跟踪到位、预警及时，严防道德风险。唯有在每一次评估、每一份报告、每一笔签批中坚守原则，才能在服务国家粮食安全、乡村振兴的大局中，以“清白做人”的品格守护我们的金字招牌。

如同奶奶珍视她洁净的花椒树，银行人亦当视职业操守如生命之根。一次微小的“人情放行”，一次看似无碍的“变通操作”，都如同将污浊浇灌根系，终将败坏整个系统的清誉，使“麻香”尽失，使“红艳”蒙尘。我们当如花椒树般，以制度的“尖刺”构筑防范的藩篱，以内心那份花椒般“麻溜溜”的清醒自觉，时刻抵御糖衣的侵蚀。

尾篇

有人说，“优良的家风，是真正的不动产”，给子孙后代留房子、留票子，不如留个好家风、好传承，这倒是真真切切的。小时候，奶奶对我的一声声、一次次叮咛和唠叨，都变成了我此生无尽的财富。现在的我已经初为人母，奶奶留给我的农谚，我依然把它留给孩子，“做人要清醒，麻溜做事，莫要昏头昏脑伸手乱碰”“心里头得常有这股麻溜溜的劲顶着，才不敢犯糊涂，不敢伸手拿不该拿的东西”……奶奶的花椒树，正是助我系好人生第一粒纽扣的朴素力量。那山间烈日下弥漫的辛麻之气，早已化为血脉中无形的刺，时时刺痛迷思，时刻抵御浊流。

花椒树年年红透山岗，麻香岁岁弥漫心田。奶奶的背影虽已融入故乡的黄土，她留下的花椒树却在我精神的峭壁上蓊郁成林，每一根尖刺都在低语，每一缕辛香都在长鸣：守住清白之根，方得生命之麻香长存——这来自鲁南山野的古老箴言，是我穿行于人生密林永不熄灭的灯！

幸福时光

20世纪80年代，是个充满温情与诗意的时代，每每想起，耳畔就回响起欢快的歌声，连那些泛黄的旧梦想，也仿佛一下子返了青。

一个初春，工作不久的我住进了医院。躺在病床上，望着天花板，心里空落落的。滑膜炎的病痛，把我钉在了病床上，春天已在窗外喧闹，我却只能孤寂地躺着。心中不由冒出来读过的一句诗：“春天到了，我却不能看到它。”

“笃笃笃”，门被轻轻敲了几下，紧接着就被推开了。一张张熟悉的笑脸挤了进来，像春光一下子洒满了屋子。“老师好些没”“还疼吗”“可想您啦”，七嘴八舌的问候，带着孩子身上那股清甜味儿，一下子就把我心里的阴霾冲散了。我笑着应着，眼眶却有点发热。

胖乎乎的班长，把一小篮苹果放在床柜上，红彤彤的苹果，像春日的朝阳。“哪来的钱买的？”我问。“我爸买的！他说你以前看过我呢！”他笑着，一脸纯真。

戴眼镜的小女生，双手递给我一块折叠整齐的手帕。我轻轻打开，手帕上，两朵百合花开得正艳，上端写着“老师快快好，我们一起跑”，下端签满了工整的、忸怩的、飞扬的名字。我触摸着一个个活泼的名字，好像触到了他们扑通扑通的心跳，一股热流直往眼睛上涌。

“给老师唱支歌吧！”长发的文娱委员话音刚落，掌声便响了起来，歌声随即响起来：“沿着校园熟悉的小路，清晨来到树下读书……”门突然推开一条缝了，年轻的护士探进身来，愣了一下柔柔地说：“你们好可爱，声音要小一点哦。”孩子们继续轻声歌唱：“初升的太阳照在脸上……”“悄悄地听我们愉快歌唱……”歌声轻扬，如一股春风拂过病房。

孩子们用歌声的魔力，消去了我的大半疼痛。孩子们的笑脸、歌声和手帕上的百合、文字，把我带进了春天，感受着春天的生机盎然。我攥紧了那块手帕：快快好啊，回去，和孩子们一起跑，一起跳！

午饭时间到了，陈老师提着饭盒，准时出现了。盖子一掀，馒头、炒肉、小米粥的香气立刻弥漫开来，勾得人肚子咕咕叫。“快，趁热吃。”他坐在我床沿，目光温和得像父亲，絮叨地叮嘱我养病的各种门道。

我埋头吃着，暖意从胃里蔓延到心里。这位五十多岁的老同事，在我住院后，默默地担当了父亲的责任。他说学校就是家，同事就是自己的家人。

我老家远，生病的事一直没告诉父母。陈老师听说医院的饭菜不好，就每天从学校食堂订饭菜送来。为此，学校还特意给他调了课。从学校到医院，两三里城郊崎岖小路，他每天一步步丈量，风雨无阻。我过意不去，他总摆摆手：“你是小兄弟，应该关照的。”

每次看到陈老师蹒跚来回的身影，心里总是不能平静：这饭盒里装的，哪里只是饭菜……

暮色渐渐染浓了窗子，王老师提着他那宝贝录音机来了。“让它陪伴你，”他笑着说，“歌声能疗伤。”

这位“理科生”却是个“文艺青年”。一聊起诗歌来两眼就放光。从顾城的《一代人》到舒婷的《致橡树》，再到韩东的《你见过大海》；从朦胧诗到先锋诗……我们聊得忘了时间。夜色越深，他兴致越高，挥舞着手诵读李钢的诗：“东方之月，升起在东方。荡漾的银须飘下，落地生根……一时间东方的神话全都开花……”

后来激动地朗读自己的诗作：“冬阳是一枚熟透的柿子/我用阳光的吸管/含笑啖吃……”那些灵动的句子，像夜空中的星子，至今还在我记忆里闪着光。

夜深了，他索性躺在那张空床上，说要陪我迎接黎明。说起他何以赢得漂亮女友的青睐，他得意地一笑：“靠哈？靠诗！我用诗的语言打动了她！”我们一起哈哈大笑起来……

在住院的日子里，当孤寂的影子悄悄爬上床沿，我就按下录音机的播放键，一曲曲优美的歌声流淌出来：“……快把时光追逐，快把理想追寻……”……美妙的春光属于谁？属于我，属于你，属于我们80年代的新一代……挺胸膛笑扬眉，光荣属于80年代的新一代。”

那是个青年人心里揣着星星的年代，人与人之间，流淌着未经雕琢的纯真。孩子的歌声，陈老师脚步，王老师的诗句，还有那块绣着百合花的手帕……它们就像温暖的音符，共同谱写了一曲“温情”的歌，在时光深处，一直回响。

枣庄之旅

□杨传志

榴园

久闻榴园名枣庄，  
驱驰欣然至近旁。  
游人如织喧声沸，  
扶老携幼共徜徉。  
繁枝叠翠凝清景，  
硕果垂枝压众芳。  
丹红缀绿凝金艳，  
细品清甜齿颊香。  
极目园畴连远岫，  
登高尽览碧天长。  
欢声笑语添雅趣，  
多子祥意蕴深长。

民族记忆

——访台儿庄大战纪念馆

导路轻寻纪念馆，  
车行遥渡运河长。  
纵观国耻凝血泪，  
日寇侵华罪未灭。  
宗仁督战挥戈勇，  
英雄肝胆耀穹苍。  
台庄大捷铭中外，  
燃起全民抗日芒。  
痛挫倭奴扬国威，  
中华必胜志如钢。  
共和薪火传千古，  
民族记忆铸华章。

台儿庄·锈刀记

□民也

一把大刀悬在历史的风里，  
脊梁般绷紧的弧度，  
还凝着烽火锻打的赤红。

恨，淬入刃口寒芒，  
骨气，在掌纹里攥成钢。  
当刀锋咆哮时，  
侵略者，在寒光中轰然跪下！

千万柄闪光的大刀，  
劈碎了太阳旗狂妄的白日梦。

焦土与血痕间，  
它们举成不灭的旗。

刀啊，你身披斑驳锈甲，  
裹着八十年前的血光。

而我们血脉奔涌处，  
仍能抽出永不卷刃的锋芒——  
那是整个民族永不弯曲的脊梁！



渔舟唱晚 鞠同心 摄

红色印记

芦荡火种——沙家浜

□张玉军

沙家浜其地名是20世纪30年代那战火纷飞、兵荒马乱的年月演化而来的，更是六七十年代一部戏曲作品演绎的革命的蒙太奇般的一景。

说起苏州市的常熟地区也许并不被大多数人所知，但是一提起沙家浜就不一样了，特别是20世纪中后叶出生的人，几乎是人人皆知。沙家浜其地名是20世纪30年代那战火纷飞、兵荒马乱的年月演化而来的，更是六七十年代一部戏曲作品演绎的革命的蒙太奇般的一景。

小镇原名横泾镇，因为沪剧《芦荡火种》，特别是改编成京剧《沙家浜》后的巨大名声而改称“沙家浜”。虽没有史书的记载，没有碑铭石刻，但一台戏唱了下来，说改就改了，横泾镇从此沉没，所有的事都从沙家浜开始。

横泾镇把自己的故事衔接一台戏上，从此，这里的一汪大水便注入了文学的魂与魄，那些集聚到阳澄湖上的人们不仅因为水乡而风光，还因为听到了文学的呼唤。

四月二十六日下午，太阳还有一竿子就要坠入湖水的时候，笔者同市老促会的同志们来到了沙家浜，并一同入住在了一家名叫“久住”的旅馆里。接近黄昏，笔者漫步在镇子的街巷里，给人的感觉是镇子不大，人家相对筑屋，前门是街，后门通水，街巷的路全然是石板铺就，石板与石板之间并不严实，像是故意留着空隙儿。从石板路往里走，看两边房舍大都是两层，用横七竖八的木头搭成，其结构巧妙，古色古香，引人入胜。再往前走，有旧寺数座混杂于高铺之间，门前的石狮子并不威严，倒形状喜庆可掬。穿过一座木桥，就见石板路旁有一处标有“刁家大宅院”的院落，走进宅院，只见立柱高庭，陈旧古老的八仙桌、太师椅摆放在正庭的当中，似乎让人看到了当年刁家的威严。从刁家宅院走了出来直冲着的巷子里，老远就看到了有三尊铜像矗立在湖水边，走近一看，

原来是《沙家浜》智斗一场戏里的三个人物，分别是阿庆嫂、胡传魁和刁德一。在三尊雕像旁边楼阁的门脸上，“春来茶馆”几个大字瞬间映入了笔者的眼帘。

在我接触到的革命历史教育中，一直期待着能够亲身到沙家浜，特别是走进春来茶馆里去体验一番。当我以激动的心情走进茶楼里，却一眼看到了内门外庭院里的灶台，记得在阿庆嫂的唱词里有一句“垒起七星灶，铜壶煮三江”。啥为七星灶？噢，原来是在垒起的灶台上，盘有七个灶眼，每个灶眼上坐有一把铜壶。在弄明白七星灶的同时，耳边又响起了阿庆嫂当年那脍炙人口的唱腔……

在“久住旅馆”休息了一夜。第二天上午九点来钟，学习考察了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，从而了解了当年新四军伤病员在沙家浜一带坚持斗争的革命轨迹。

一九三九年五月，新四军奉命东进部队改名为江南抗日义勇军（简称“江抗”）。在东进中的五月二十九日，首战无伤“黄土塘”告捷，六月二十四日夜袭沪宁铁路，全歼浒墅关车站日军，七月二十二日火烧上海虹桥机场。在对日伪军连续打了二十多场胜仗后，打出了“江抗”的声威，同时也惊动了国民党顽固派，下令江抗要撤出苏东地区。我党为顾全大局，江抗奉命于九月西撤，留下了刘飞、夏光、黄峰等一批伤病员在此养伤。

当时的常熟县委书记李占模、常熟民抗司令任天石，根据这一地区较为复杂的斗争形势，把伤病员安排在了阳澄湖西畔的沙家浜一带，也就是横泾浜、董家浜、曹家浜、张家浜等地。这一带的河汉纵横交错，芦苇丛密，便于隐蔽。同时这一地区党的基

础工作较好，群众热情拥护江抗子弟兵，因而在此处建立芦荡医院较为安全。

那时的常熟各镇都有茶馆，如横泾浜的春来茶馆，董家浜的东来茶馆等，这些茶馆大都是我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。他们以接待八方来客聊天消遣为掩护，暗中却是议论国事交流信息。一有风吹草动，群众便奋力争先地把伤病员们转移到芦苇荡里去。

盘踞在阳澄湖一带的草头王胡肇汉，军统特务、诡计多端的参谋长王群，他们对江抗怀有深仇大恨，勾结日伪军，经常带人来茶馆搜捕新四军伤病员。戏剧中的地下党员、春来茶馆老板娘阿庆嫂，普通群众沙奶奶，她们经常是勇敢沉着地与敌人智斗周旋，转移敌人的目标，以保障伤病员们的安全。这些是“源于生活、高于生活”文艺作品中所塑造的英雄形象，典型化地反映出当时的真实状况，教育了一代人。

在茶馆的掩护下，新四军的伤病员集中起来成立了新“江抗”。成立新“江抗”后，战士们的求战心情迫切，他们把老江抗西撤时埋下的武器挖出来，在北桥设伏，袭击了日军的汽艇一艘，缴获了敌人的轻机枪一挺，三八大盖十多支。新江抗的枪声，刺破了沙家浜乌云阵阵的上空，群众纷纷奔走相告：江抗回来了！从此，沙家浜的芦荡火种熊熊燃烧了阳澄湖畔。

沙家浜从抗战到现在已过去八十多年了，其历史的遗存与资源是有限的。然而，沙家浜所在地的领导却是独具慧眼，他们紧紧抓住了沙家浜的红色资源，以文化为魂，以红色为魄，把开发红色景点的文章做足做好，使得沙家浜成为了红色旅游的经典品牌之一。

□徐清波

时光深处的温情歌

连那些泛黄的旧梦想也仿佛一下子返了青。时代，每每想起，耳畔就回响起欢快的歌声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是个充满温情与诗意的